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梁实秋 译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全集

梁实秋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莎士比亚全集

著 者：[英]威廉·莎士比亚

译 者：梁实秋

责任编辑：文奇

出 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72 字数：3000 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06-423-7/I·164

定价(全两册)：48.80 元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总目

下卷

②亨利五世	The Tempest	(1)
②利查三世	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Third	(56)
②亨利八世	The Life of King Henry the Eighth	(120)
②脱爱勤斯与克莱西达	Troilus and Cressida	(174)
②考利欧雷诺斯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237)
②泰特斯·安庄尼克斯	Titus Andronicus	(298)
②罗米欧与朱丽叶	Romeo and Juliet	(341)
②雅典的泰蒙	Timon of Athens	(398)
③朱利阿斯·西撒	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	(445)
③马 克 白	The Tragedy of Macbeth	(488)
③哈 姆 雷 特	The Tragedy of Hamlet	(529)
③李 尔 王	King Lear	(595)
③奥 赛 罗	Othello	(651)
③安东尼与克利欧佩特拉	Anthony and Cleopatra	(706)
③辛 伯 林	Cymbeline	(766)
③波 里 克 利 斯	Pericles	(826)
③维诺斯与阿都尼斯	Venus and Adonis	(871)
③露 克 利 斯	Lucrece	(931)
④十 四 行 诗	The Sonnets	(980)

亨利五世

序

《亨利五世》是《亨利四世下篇》的继续。《亨利四世下篇》的“尾声”里曾有这样的预告

“如果诸位没对肥肉吃得太腻，我们的拙陋的作者将要继续编写这个故事，有约翰爵士在内，还有法国的美丽的卡萨琳使大家欢乐一番；在那戏里，以我所知，孚斯塔夫将要死在出汗上，除非他是早已死在诸位的严峻的批评之下；欧卡塞是殉教而死的，这个人并不是他。”

这个诺言并未实现。因为孚斯塔夫并未出现在《亨利五世》里，虽然在这戏里我们听说到了有关孚斯塔夫之死的叙述，并且孚斯塔夫的老伙伴和新伙伴（尼姆）在这戏里扮演了滑稽的角色。为什么孚斯塔夫不出现？可能是因为亨利五世登基之日已经把孚斯塔夫摒斥了，无法再带他到法国去。也可能是孚斯塔夫的受观众欢迎会有损于亨利五世的威望的描写，也可能是孚斯塔夫的情趣在《亨利四世上下篇》里已经表现无遗，难以继，他在《温莎的风流妇人》里已是强弩之末。也可能是因为莎士比亚剧团里擅演孚斯塔夫的那位演员（Will Kempe）离开了剧团。也可能剧本里原有孚斯塔夫的戏，而宫廷的娱乐官（Master of Revels）为了怕再触怒 Lord Cobham 于是删除了有关孚斯塔夫部分。无论如何，《亨利五世》的面目与《亨利四世》不同，在这里喜剧成分没有掩盖了历史的成分，亨利五世是名符其实的《亨利五世》的主人，《亨利五世》也名符其实的是一出历史剧。

一 版本

一六〇〇年八月四日《书业公会登记簿》上载有莎士比亚的三部戏剧的名字，那便是《亨利五世》、《无事自扰》、《如愿》，但是注明了“to be staied”字样，这便是先行登记防止盗印的意思。不过就在这一年出现了《亨利五世》的一个四开本，标题是：

The Chronicle History of Henry the fift, With his battel fought at Agin Court in France. Togither with Auncient Pistoll. As it hath sundry times played by the Right honorable the Lord Chamberlaine his seruants. London. Printed by Thomas Creede, for Tho. Millington, and Iohn Busby.

这个本子很坏，即所谓《坏四开本》之一，不但字句错乱之处甚多，而且比全本约少一千七百行（全本长三千三百八十行），缺剧情说明（Choruses）与尾声，其中有三景全被略去（一幕一景，三幕一景，四幕二景），显然是靠速记及记忆拼凑而成。

这个四开本后来在一六〇二年及一六一九年（假冒为一六〇八年）又重印了两次。

一六二三年第一版对折本里的《亨利五世》是唯一的完全的本子。很可能是根据莎士比亚的草稿（foul papers）而印的。

二 著作年代

《亨利四世下篇》作于一五九八年春，此剧之作当然是在较后。四开本印行于一六〇〇年，此剧之作当然是在这一年之前。

此剧第五幕前面的剧情说明（chorus）第二十九至三十四行，把亨利五世的由法凯旋和 Earl of Essex 之将要由爱尔兰胜利归来相比拟。我们知道远征爱尔兰是在一五九年，Essex 离开伦敦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八日归来，在六月的时候英国人对于这次远征的结果已不热心，证之以莎士比亚对 Essex 出征所作之热烈的期望，可见莎士比亚写此剧时尚不知爱尔兰的军事失败，此剧之作当在是年之仲夏。

三 故事来源

莎士比亚写《亨利五世》时可能想到了一部无名氏所作的戏 *The Famous Victories of Henry the fifth: Containing the Honourable Battell of Agin-court: As it was plaide by the Queenes Majesties Players* 此剧印于一五九八年(可能作于一五八八年)。在莎氏剧中可以找到几处此戏的痕迹(一)第一幕第二景法太子派人送网球那一段,(二)第四幕第四景法兵求饶那一段,(三)亨利向法公主求婚那一段。在字句间均显示有此剧的痕迹。

但是莎士比亚的主要故事来源是 *Raphael Holinshed's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他使用的是这部史纪的第二版,刊于一五六六——七年。莎士比亚运用历史资料,在取舍之间是颇具匠心的。亨利五世一朝之中之最足受人注意的事件莫过于阿金谷一役,故莎氏把何林塞史纪中之有关亨利五世的前十几段完全略去,以商略进攻法国开端。第二幕和第三幕撷取何林塞的一些零碎事绩,揉和一些滑稽的穿插,目的在于保留阿金谷的高潮到第四幕。第四幕第一景,最长的一景,完全是莎士比亚自己的,第二第三两景取材于何林塞之处亦极少,主要的原故是战争的经过放在舞台上表演需要另外的一种技巧,与叙述文迥然不同。阿金谷以后的故事占去何林塞的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是莎士比亚在第五幕里仅仅袭取何林塞的一些细节描绘亨利之凯旋伦敦,略去了以后的在法国进行的战役,直接创造了一个脱线和议的场面,然后以求婚结束全剧(求婚一场取自 *The Famous Victories* 与何林塞无关)。

四 舞台历史

《亨利五世》在莎士比亚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一出戏,主要的原因是它充足的表现了伊利沙白时代英国人的爱国精神。莎氏剧团中的最著名演员白贝芝(Richard Burbage)死后,有人写诗悼念他,还提到他所扮演的亨利王。一六〇五年一月七日此剧曾在宫中上演,此外在莎氏生时此剧便别无上演的纪录了。

复辟时代中,此剧亦无多少上演纪录。日记家皮泊斯(Pepys)在一六六八年七月六日看过 Betterton 扮演亨利王。此外便是一片沉默。

到了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亨利五世》在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最初是 Aaron Hill 一七二三年的改编本 *Henry V or the Conquest of France*,删去了喜剧的景数,使此剧变成了伤感的爱情戏。十八世纪中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之最初上演是在一七三五年十一月,在 *Goodman's Fields*。此后 *Covent Garden* 与 *Drury Lane* 两家戏院不时的演出此剧,直到十九世纪中业。加立克(David Garrick)在一七四七年演出此剧,但他自己只是扮演了“剧情说明者”(Chorus)的角色。自加立克以后,此剧不时上演,普通都是炫示伟大场面。Kemble 一七八九年的演出特别注重服装及布景。Macready 一八三九年的演出在第三幕使用了活动画面(moving diorama),以写实的手法表演英国舰队的横渡海峡以及阿金谷前夕双方的军队的状况。Charles Kean 于一八五〇年上演此剧于 *Princess' Theatre*,对哈夫勒围城作详细的表演,最出色的是把亨利的凯旋由口述改为实际的舞台演出,连续演了八十四晚。后来 George Regnold 于一八七九年在 *Drury Lane* 演出此剧也还是沿用 Kean 二十多年前的创作。

较近的上演之杰出者为 Benson (一八九七年) 及 Lewis Waller (一九〇〇年),在此后二十年的期间内亨利五世这一角色为这两个著名演员分别担任了。凡是在舞台上需要鼓吹爱国精神的时候,《亨利五世》辄应时上演,例如在波尔战争的时候(Boer War),在一九一六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伦敦上演都是座无虚席。在美国最著名的一次上演是 Richard Mansfield 在一九〇〇年的演出。

五 几点批评

亨利五世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的“理想的国王”。亨利五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是英国的英雄，他有眼光，有果断，心狠手辣，所以他能敉平叛乱，能得民心，能得军心，能杀敌致果。他为人谦逊虔诚，有礼貌，有同情，几乎完全符合文艺复兴时代所谓“理想的君王”(ideal prince)。莎士比亚的狭隘的爱国精神使得他夸张了英国人的沉着勇敢等等美德，同时也夸张了法国人的浮躁狂妄的缺点。不过在剧情编排上莎士比亚还是相当公正的，例如剧情一开始便明白告诉观众对法掀起战争的动机并不怎样光荣。亨利四世临死留下的遗嘱便是对外要掀起战争以转移国人对于他篡位的注意与反感。亨利五世是执行这一政策。教会人士支持他远征，是因为如此可以暂且避免教会所有土地之被没收。

一般批评家常说《亨利五世》与其说是戏剧的，毋宁说是史诗的。这出戏是有史诗的意味。莎士比亚自己亦可能意识到他所要处理的乃是一连串的会议，行军，围城，谈判，议和，中心人物只有一个亨利五世，故事没有曲折穿插，但是又需要伟大的场面，所以每幕之前加了“剧情说明”，其任务除了报告两幕之间的所发生的事之外还用口述的方法描绘了舞台上所不易表演的动作。这戏以战争为主题，但是舞台上并无打斗出现，就连两个人挥剑对打的场面也没有。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戏剧化的处理。

有人指陈，亨利五世的性格在此剧中并无深入的描写。的确是，除了两处独白之外，亨利王的内心很少吐露。不过我们不可忘记，这一出戏应该和《利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连在一起当做一部“三部曲”或“四部曲”来看，亨利五世的性格发展在《亨利四世上下篇》里已有详尽的刻划，在此剧中已不需画蛇添足了。

剧中人物

亨利王五世 (King Henry the Fifth)。

格劳斯特公爵 (Duke of Gloucester) } 国王之弟。
白德福公爵 (Duke of Bedford)

哀克色特公爵 (Duke of Exeter)，国王之叔。

约克公爵 (Duke of York) 国王之族叔。

骚兹伯来，韦斯摩兰，与瓦利克诸伯爵 (Earls of Salisbury, Westmoreland, and Warwick)。

坎特伯来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伊雷主教 (Bishop of Ely)。

康桥伯爵 (Earl of Cambridge)。

斯克卢帕爵士 (Lord Scroop)。

汤玛斯格雷爵士 (Sir Thomas Grey)。

汤玛斯厄平翰，高渥，弗鲁哀伦，马克毛利斯，翟米诸爵士 (Sir Thomas Erpingham, Gower, Fluellen, Macmorris, Jamy), 亨利王军中将领。

贝次，考尔特，威廉斯，(Bates, Court, Williams), 军中士兵。

皮斯多，尼姆，巴多夫 (Pistol, Nym, Bardolf)。

一童。

侍传令官。

查尔斯六世 (Charles the Sixth), 法兰西国王。

路易斯 (Lewis), 太子。

勃根第, 奥利恩斯, 布邦诸公爵 (Dukes of Burgundy, Orleans, and Bourbon)。

法兰西大元帅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朗布雷斯, (Rambures) } 法兰西贵族。
格朗普雷 (Grandpre)

蒙召爱 (Montjoy), 法兰西之一传令官。

哈夫勒总督 (Governor of Harfleur)。

派谒英王的诸大使。

伊萨白尔 (Isabel), 法兰西王后。

卡萨琳 (Katharine), 查尔斯与伊萨白尔之女。

阿丽斯 (Alice), 卡萨琳公主之女侍。

野猪头酒店女店主, 前魁格来夫人, 现嫁给皮斯多。

贵族们, 贵妇们, 官员们, 英法士兵们, 公民们, 使者们, 及侍从等。

剧情说明人。

地点: 英格兰; 后为法兰西。

剧情说明人上。

啊! 愿炎炎的诗神给我们灵感, 一同上升到想像之最光明的天表, 以国土为舞台, 层出不绝的剧情由君主来扮演由帝王来观看。然后英勇的哈利, 不失其历史上的英雄本色, 以战神马尔斯的姿态出现;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饥馑、刀兵、和火焰, 像三头猎犬似的系在一起, 蹤在那里听候他的差遣。但是, 诸位, 请原谅那些庸俗之辈胆敢在这简陋的台上扮演如此伟大的戏剧; 这个斗鸡场①能容纳法兰西之广大的战场么? 就是当年使得阿金谷的空气受了惊吓的那些战盔, 我们能把它塞在这个木造的圆圈儿里么? ②啊, 请原谅! 圆圆的一个“零”字, 地位虽然渺小, 可能成为百万的巨数; 所以对于这个伟大的故事我们固然也是微渺不足道, 且让我们来激发你们的想像力罢。假想在这围墙围绕之内现在拥有两大王国, 他们的巉岩对耸的疆界是由一条狭急的海水隔离着的: 用你们的想像来补充我们的缺陷; 把一个人分成一千份, 假想盛大的军容; 我们说起战马, 你们就要假想看到骄嘶的战马在软土上印了蹄痕; 因为现在一定要凭诸位的想像力来装扮我们的国王, 把他们带来带去, 跳越时间, 把几年的事情在一小时内办完③: 为了补充时间上的空隙, 请容许我参加这出史剧;

我要像报幕人一般请诸位耐心观看,

对我们的戏, 要细心的听, 从宽的批判。

[下。]

注释

- ① 伊利沙白时代之狭小的剧院形似斗鸡场。Drury Lane 之斗鸡场于一六一七年改造成剧院。
- ② this wooden O 指木造的圆形剧院, 威尔孙注云: 可能不是环球剧院 (the Globe Theatre) 而是幕幔剧院 (the Curtain Theatre), 因为环球剧院之建筑开始于一五九九年正二月间, 约需二十八个星期建筑完毕, 不可能在八九月间竣工, 而第五幕之序幕是写作于六月之前。
- ③ 历史上时间是一四一四至一四二〇年, 共六年。此处所谓一小时系约略言之, 实际上每剧上演约占二至三小时。

第一幕

第一景：伦敦。王宫内一前厅。

坎特伯来大主教及伊雷主教上。

坎 主教，我要告诉你，那个议案又被提出来了，在前王朝里第十一年的时候，若非因为时局扰攘未能继续讨论下去，当时很可能的，不，会一定的予以通过，打击我们①。

伊 我们现在怎样的予以抵抗呢？

坎 这必须要想一想。如果此案通过，我们要损失大部分产业；因为虔信的教友们遗嘱捐献给教会的所有的民间土地，他们将要从我们手里剥夺了去；其估价是这样的：为了给国王的荣誉增光，足够维持十五位伯爵，一千五百位骑士，六千二百名候补骑士；并且为了救济麻风患者和衰老的人，以及贫苦无依不能劳动的人，建立一百所设备良好的救济院；此外对国王的财库每年尚可有一千镑的收入。议案内容是这样的。

伊 这一口喝得好大。

坎 会把杯子都喝下去哩。

伊 但是怎样去阻止呢？

坎 国王是宽厚而且体恤人的。

伊 是一个真心拥护教会的人。

坎 他的少年时的行为并没有这种预示。他的父亲刚一断气，他的野性收敛了，好像是也死了；是的，就在那时节，深谋远虑之心像是天使似的来了，鞭走了他的荒唐的邪念，使他的躯体有如天堂，容纳着天上的神灵。从没有人像他那样突然的变成为斯文的人；从没有见过改过自新像是一股洪流，流得这样激，冲洗掉一切的罪过；难以斩尽杀绝的桀傲不驯的脾气，从来没有这样快的这样全部突然的失势，像这位国王所表现的。

伊 这一变使我们有福了。

坎 只要听他谈论神学，你便不由的要衷心佩服，愿国王能担任高级圣职；听他谈论国事，你便要说他是研究有素，听他讲述战争，你就会听到一场战事像音乐一般给你演奏出来。向他提出任何政治问题，症结所在无不到手解除，像解开他的袜带一般熟练；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放荡自恣的空气都静止不动，无言的惊异之情躲在人们的耳朵里想要劫取他的美妙的谈吐；可见他的理论上的智识一定是从生活中实际经验而来。然而这就怪了，他怎么能够拾取到智识呢，他的嗜好只是荒唐，他的伴侣只是一些不学无术的粗浅之徒；他的时间用在饮宴嬉游上面；从没有人看见过他闭门读书，远离公共场所，避免与庶人为伍。

伊 草莓生于荨麻之下，健硕的浆果在低级的果实旁边长得最为茂盛肥大；所以王太子也只是用荒唐的面幕遮掩他的深谋远虑，像夏天的草，夜里长得最快，没人看得见，但是他的智慧却日在增长。

坎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奇迹是不会再有的了；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什么样的果必定有

什么样的因。

伊 但是，大主教，现在下议院提出的议案怎样缓和下去呢？国王陛下趋向于赞成呢，还是不赞成？

坎 他好像是没有意见，也可以说是偏向我们这一边，并不欢喜提案反对我们的那些人；因为根据我们宗教大会的决议，并且鉴于目前形势，——例如关于法国的事情，我都详细的向国王报告过了，——我已经向国王陛下捐献了一笔款项，比以往教会对他的祖宗任何一次捐献的为多。

伊 他是如何接受这一笔捐献的呢，大主教？

坎 国王陛下是欣然接受了，我看出国王是很愿意听，只是没有时间听，听我讲述他对于某几个公国要求继承权利之种种的细节与明显的步骤，以及对于法兰西整个的王冠与王位由于他的曾祖父爱德华而来的继承权②。

伊 是什么事情打断了你这一番谈话？

坎 就在那时候法国使臣要求谒见；我想接见他的时候已经到了；是不是四点钟了？
伊 是的。

坎 那么我们进去听他有何公干；其实不必等那法国人开口，我一猜便知。

伊 我愿奉陪，我很想知道。 [同下。]

第二景：同上。接见室。

亨利王，格劳斯特，白德福，哀克色特，瓦利克，韦斯摩兰，及侍从等上。

亨 我的贤明的坎特伯来大主教在哪里？

哀 不在这里。

亨 派人请他来，好叔父。

侍从 我们唤使臣进来罢，陛下？

亨 等下，叔父，在我接见他之前，关于我与法国有些重要问题正在使我踌躇，必须先有个决定。

坎特伯来大主教与伊雷王教上。

坎 愿上帝和他的天使们护佑你的宝座，使你长久的为那宝座增光！

亨 我谢谢你。我的博学的大主教，我请你继续讲下去，公正的虔诚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法国的《萨利克法》③可以，或不可以，阻挡我的要求。我的亲爱的忠诚的大主教，上帝不准许你蓄意曲解，或者巧立名目提出实质与真理不符的虚妄主张；因为上帝知道，为了支持你所怂恿我去做的是，多少康健的人们将要洒出他们的热血。所以你要小心，你如何的令我履行誓约，如何的唤醒那睡着的刀剑，以上帝的名义劝你小心；因为两个这样的国家交战，从来没有不大量流血的；每一滴无辜的血就是一件惨事，一个沉痛的抗议，对那个妄动干戈牺牲人命的人所提的抗议。在这样的恳求之下你就说罢，大主教，我会听你说，注意的听，而且衷心的相信，你所说的话都是在你的良心里洗涤过的话，像是原罪经过洗礼之后那样的纯洁。

坎 那么听我说罢，陛下，还有你们身沐王恩对国王应该效忠誓死的诸位贵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陛下对法国的要求，除了这一点，据他们说是从法拉蒙④传下来的，“In terram Salicam mulieres ne succedant”“在萨利克境内女性不得继承”。所谓萨利克领土法国人误解即是法国的领土，法拉蒙即是这条排斥女性的法律的创立者。可是他们自己的作家们却老老实实的断言萨利克领土是在日尔曼境内，介于萨拉与易北二河之间；当年查尔斯大帝征服萨克逊人之后留下了一些法

国人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看不起日尔曼妇女之一些生活放荡的习惯，于是制定了这条法律；那便是，在萨利克境内女性不得为继承者；这所谓萨利克，我已说过，介于易北与萨拉之间，亦即现今日尔曼境内所谓迈森。那么，很明显的，萨利克法不是为法兰西国土而制订的；而且法国人之占有那块萨利克土地，乃是在那被妄推为这条法律的创始人国王法拉蒙死后四百二十一年的事⑤；他是死于耶稣纪元四百二十六年；查尔斯大帝征服萨克逊人把法国人移植到萨拉河的彼岸乃是在八百零五年。此外，他们的作者们又说，把乞得利克加以废黜的丕宾王，他乃是国王克娄载尔之女伯丽兹尔德的嫡传，所以有权要求法兰西的王冠。还有休卡佩，篡夺了洛兰公爵查尔斯的王冠，查尔斯乃是查尔斯大帝嫡系真传之唯一男性后嗣，卡佩为了使他的要求像是合理起见，——老实讲是无理取闹，——冒称他自己是查尔曼六女林噶尔公主之后，而查尔曼是路易斯皇帝的儿子，路易斯又是查尔斯大帝的儿子。还有国王路易斯十世，他是篡位者卡佩之唯一的继嗣，戴着法国的王冠，良心上总是不安，直到后来察知他的祖母乃是前述洛兰公爵查尔斯的女儿厄曼加之嫡系，这才安下心来：由于婚姻关系查尔斯大帝这一系统才得与法国王冠重新结合起来⑥。所以，有如夏天的太阳一般明显，丕宾王的王号，休卡佩的王权，路易斯王之心安理得，全是基于母系的继承权利。直到如今，法国历代国王都是如此；可是他们却还要标出这萨利克法律来阻挡你的由母系而来的权利主张；他们自己宁可藏在一面网里⑦，也不愿公然暴露⑧从你和你的祖先篡夺而来的僭取的王权。

亨 坎 我可以理直气壮的提出这个要求么？

有罪由我承当，威严的君王！因为圣经《民数记》里面写着：“一个人死后（无子），应由女儿继承⑨。”仁厚的君王，坚决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罢；展开你的血红的旗子；回顾你的伟大的列祖列宗：去，我的威严的主上，拜谒你的曾祖父的陵寝，你的权利是由他那里世袭下来的，祈求他的英勇的神灵呵护罢，再祈求你的叔祖黑王子爱德华罢，他在法国境内演出一场悲剧⑩，使得法国全军覆没；他的最伟大的父王站在一座小山上微笑着看他的幼狮屠戮法国的勋贵。啊高贵的英国人们！你们用半数的⑪人力对付法国全部精锐，让另一半笑着旁观，无所事事，因无动作而觉得寒冷了。

伊 唤起对于这些英勇死者们的回忆，用你的强壮的胳膊重演他们的伟绩罢：你是他们的后嗣，你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使他们驰名的血液与勇敢在你的血管里面流着；而且我的英勇绝伦的主上正在他的青春⑫的五月之晨，正当建功立业的时候。

哀 世上的各国君王都期望着你发奋，像从前你的祖先中的那些雄狮一般。

韦 他们都知道陛下有名义，有财力，有兵力；你的确是有；英格兰的国王从来不曾有过更富足的贵族，更忠实的臣民，身在英格兰而心早已卧在法兰西战场上的营帐里面了。

坎 啊！让他们的身体也跟了去，我的亲爱的主上，用血用剑用火去赢得你的权利罢；为了支援起见，我们教会同人愿为陛下募集一笔巨款，其数额是教会对于你的任何一位祖先所不曾一次捐献过的。

亨 我们不可以仅仅挥兵侵入法国，我们还要酌量分兵防备苏格兰人，他们有机可乘便要向我们进犯的。

坎 陛下，边疆的人民便是一道长城，足可防卫我们的内地，不受边地盗贼的侵扰。

亨 我不仅是说那些流寇，我怕的是苏格兰人大举进犯，他一向是我们的一个不稳定的邻邦；你一定读到过，我的曾祖父从没有一次进军法兰西，而苏格兰人不对他的无防卫的国土倾巢来犯，像海潮一般以全部的力量乘隙而入，以快速的攻击骚扰这空虚的国土，围困堡垒城池；于是英格兰因国防空虚在这恶邻骚扰之下战栗了。

坎 我国所受的惊吓多过于损害，陛下；听听她为自己创作的前例，她的武士们全都

开往法国，她变成了丧失贵族们的孤苦的遗孀，那时节她不仅把她自己保卫得好，而且把苏格兰国王^⑬像流窜的野狗一般捉到关了起来，随后把他送往法国，作为被俘的国王之一，以增长爱德华国王的威名，并且彪炳英格兰的史册，使得它充满了光荣事迹，有如海底污泥充满了沉船珍宝一般。

韦有一句老话说得很对：

如果你想赢得法兰西，

要先从苏格兰做起

因为英格兰之鹰一出去捕食，苏格兰那只黄鼠狼就偷偷的来到她的没有防御的巢里吮吸她的蛋，扮演猫不在家时的老鼠，扯烂糟蹋的东西比她所能吃的还要多。

哀那么如此说来猫就必须留在家里了；不过那是很勉强的结论；因为我们有锁可以保障食粮，有巧妙的捕鼠机可以活捉那些鼠窃之辈。执干戈的人手在海外作战的时候，小心谨慎的头脑要在家里谋求自卫。因为政府，虽然分成为上级下级几个阶层，各有任务，实际是一个整体，像音乐一般的和谐完美。

坎所以上天要把人类组织分成若干不同的任务，使之不停的努力；而以“服从”为共同目标。蜜蜂就是这样工作的。他们是靠了自然规律为人类国家之有秩序的活动而示范的小生物。他们有一位国王和各级官吏；其中有些像是地方官，在国内惩奸除恶，有些像是商贾，到海外冒险经商，有些像是军人，以螯刺作武器。劫掠夏日的娇嫩的花苞；他们把劫掠的东西耀武扬威的带回到他们的国王的帐篷里去；国王呢，忙着执行他的职责，他监督着哼唧唧的泥水匠建筑金屋顶，规规矩矩的平民揉蜂蜜，可怜兮兮的搬运夫把他们的重负堆塞在他的大门口，板着面孔的法官用愤愤的嗡嗡声把懒惰的打呵欠的工蜂交付给苍白脸的刽子手。我要证明一点道理，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大家可以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譬如许多支箭，从不同的方向射出，可以飞向一个靶的；许多条道路可以通达一个城；许多条淡水河可以汇聚在一个咸水海洋里；许多根线条可以集中在日晷仪的中心处；故此一千种的工作，一经发动，会达成同一目标，而且可以全部顺利完成，不有挫败。所以到法国去罢，我的主上。把你的英格兰的精锐分为四部：你把四分之一带往法国，你就足可使整个的高卢震颤。如果我们，有四分之三的兵力留在国内，而不能抵抗那狗侵人家门，那么就让我们被撕成碎片，让我们的国家失去坚强多谋的美名罢。

亨传法国太子派来的使臣进来。〔一侍者下。〕现在我下了决心；有上帝保佑，有你们诸位相助，你们都是我们军中的主要支柱，法兰西本来应该属于我，我要逼它在我的威力之前屈膝，否则我就把它粉碎；我要坐在那里，君临广大的法兰西帝国，以及她的所有的几与王国相埒的公国，否则我就埋骨在一只破瓮里面，没有墓碑，上面没有纪念物；让将来的历史极口称道我的丰功伟绩，否则就让我的墓穴像个土耳其的哩吧^⑭徒有一张没有舌头的嘴巴，连刻在蜡上的墓铭都没有。

法国使者们上。

现在我准备听取我的好兄弟法国王太子有何吩咐；因为我听说你们是奉他的命而来，不是奉国王之命。

使甲陛下准许我们把我们的使命坦白奉陈呢，还是要我们隐隐约约的把太子的意向和我们的使命向您表达呢？

亨我不是暴君，是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我的情感听命于我的心灵，恰似我们的罪犯之被锁在我们的监牢里面一般；所以把太子的意思直言无隐的告诉我要罢。

使甲那么，简单说罢。陛下最近派人到法国，根据您的伟大的祖先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权利，要求某几处公国。为了答复您的要求，我们的太子说您未免是少年气盛，要您放明白些，在法国没有什么东西单凭一场热舞即可获得到手；你不能

亨
哀
亨

靠了饮宴作乐而在那里赢得公国。所以为了更适合您的趣味，他给您送来一桶宝物；作为对这项礼物的回敬，希望您对您所要求的公国以后休再提起。这就是太子说的话。

什么宝物，叔父？

网球，陛下。

我很高兴太子对我这样诙谐，他的礼物和你们的辛劳我都很感谢：等我给这些球配好网拍子之后，我就要到法国去，藉上帝的恩宠，和他打一局，把他父亲的王冠打进“墙的缺口”^⑯。告诉他说和他对局的是一位高手，法国的所有球场将因连串的“失手”^⑰而震动。我很了解他，他拿我从前荒唐的生涯来挖苦我，没有料到我将怎样的利用那一段荒唐的日子。我从不重视这英格兰的可怜的王位；所以，在朝的时候，便放纵一番；人们离开家的时候便要行乐，这是很寻常的事。但是，告诉太子，等我登上法兰西的王座，我就要摆出我的威仪，像是一位国王，扯起我的满帆，我过去是有意放弃我的身分，象一个普通工人似的跑来跑去，但是我要赫然崛起，使法国人全目为之眩，是的，要使太子看我的时候睁不开眼。告诉那位轻佻的王子，他这番嘲弄已经把网球变成了炮弹，随着炮弹飞来的横祸将使得他内心惨痛：因为他这番嘲弄将要造成千万失去亲爱丈夫的寡妇，使得母亲失掉儿子，使得城堡坍塌；还有一些尚未出生的后代将来也要有理由咒骂太子的这一番嘲弄。不过这一切要看上帝的意旨而定，我诉请上帝裁决；你要告诉太子，我就要以上帝的名义而来，尽力为我自己复仇，并且在一件神圣的事业之中伸出我的正义之手。你就和平的走开罢；告诉太子

他的戏谑只能算是小有才气。

使少数人笑，千万的人哭泣。

送他们安全离去罢。祝你们平安。

〔使者们下。〕

这是一场有趣的使节往来。

我希望让那个遣派使者的人惭愧。所以，诸位，不要错过了准备远征的良机；我现在心中唯一怀念的就是法国，除了对上帝的祈祷之外，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先祈祷的。所以我们要赶快征集作战的兵员，考虑一切能相当迅速的给我们的翅膀增添羽毛的事情；

因为，上帝领导我们罢，

我们要把这太子在他父亲门前惩罚。

现在每个人都要竭尽忠诚，

推动这正义的大业向前进行。

〔同下。奉花腔。〕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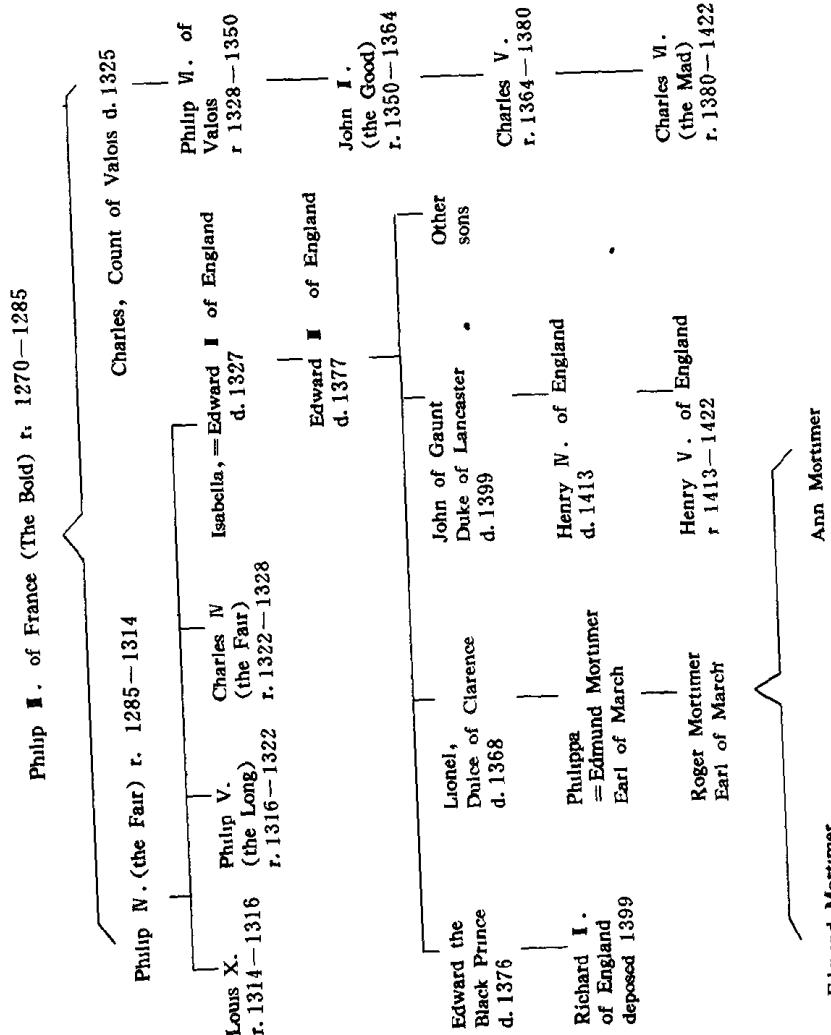
⑯ 此处所谓议案，系于一四〇四年提出，后于一四一〇年（亨利四世第十一年）再度提出，其目的在将教会所有之一部分土地转移到政府之手。当时英国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据说约有三分之一）在教会手中，故土地问题成为代表统一国家的国王与教会势力的重要争端之一。何林塞有这样的记载：

“The effect of which supplication was, that the temporall lands (devoutlie given, and disordinatlie spent by religious, and other spirituall persons) should be seized into the kings hands; sith the same might suffice to mainteine, to the honour of the king, and defense of the realme, fifteen earles, fifteen hundred knights, six thousand and two hundred esquires, and a hundred almesse-houses, for reliefe onelie of the poore, impotent,

and needle persons; and the king to have cleerlie to his coffer twentie thousand pounds," (Holmshed)

此议案再度提出时，已由众议院通过，但主要的由于太子亨利之反对在上院被否决。

- (2) 英国的爱德华三世的母亲，是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 (Philip IV) 的女儿 Isabella 伊萨白拉。伊萨白拉的三个弟兄们都死了以后，伊萨白拉便为她的儿子爱德华争取王位，当时法国的贵族们便开会决议阻止女性继承，(即根据所谓 Salic Law)。下面的谱系表可以说明亨利五世对于法国王位要求的根据。



- ③ the law Salique 乃佛兰克人 (Franks) 的 Salic 族的一种法律, 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立法的原意是由于若干土地必须以男性继承为限, 因此项土地的享有与某些军事服役有关, 非男性不办也。
- ④ 法拉蒙 (Pharamond), 第五世纪时半神话性的佛兰克人的领袖。
- ⑤ 殖民在八〇五年, 法拉蒙之死在四二六年, 殖民之年代应是法拉蒙死后三七九年, 不应是四二二年。这一数目字的错误, 莎士比亚是沿用何林塞, 未加改正。(何林塞之所以有误, 乃是误 805 为 826, 又误 426 为 405, 826-405=421。)
- ⑥ 这一段所述法国帝王嬗递的情形, 按照历史, 是这样的:
- (一) Clothair I, 558-61
- (二) Childebert I, 742-51 被 Pepin 所废。
- (三) Pepin, 752-68 是 Charles Martel 的儿子, 为 Carlovingian 王朝的建立者。
- (四) Charles the Great (Charlemagne), 768-814 是 Pepin 的儿子。
- (五) Louis I, le Debonnaire, 814-40 是 Charlemagne 的儿子。
- (六) Charles I, the Bald (在第七十五行称 Charlemagne) 840-77
- (七) Hugh Capet, 987-96 (击败 Charles, Duke of Lorraine; 于 Louis V 死后被推为王, 建立了他的王朝。)
- (八) Louis IX (在第七十七行误为 Lewis the Tenth) 1226-70
- ⑦ 网里不能藏身, 言自欺欺人。
- ⑧ 原文 imbar, 各家解释不同, 威尔孙引述牛津大字典 *embare = make bare* 从而解释为 “they prefer to hide themselves in a transparent network of contradictions than to expose to the world at large the rottenness of their own titles.”
- ⑨ 旧约《民数记》Numbers, xxvii 8 “when the man dieth without a son ……” 莎氏遗漏 *without a son* 三字。Oxford 本改为 “When the son dies, ……” 似无必要。
- ⑩ 一三四六年克雷西 Crécy 之战。
- ⑪ 实际上是三分之二。
- ⑫ 亨利年二十七。
- ⑬ 一三四六年苏格兰王 David I 在 Neville's Cross 被俘, 在英国停留了十一年, 并未曾送往法国。
- ⑭ 据说土尔其宫廷中有若干侍者舌头被割, 以防泄露秘密。
- ⑮ hazard = a hole in the wall. If the ball is sent into the hazard, the opponent cannot return it, and so loses his point. (Harrison) 网球场三面有墙。
- ⑯ chaces = second bounces, a missed return (Harrison) 球跳二次未能击回, 失分一次。

第二幕

剧情说明人上。

现在全英格兰的青年们情绪炽烈, 把绸缎的服装藏在箱里; 现在铸造兵刃的人利市三倍, 荣誉之想霸占住每个人的胸怀, 现在他们卖掉牧场去买马, 脚跟像生翅似的去追随那位基督教国王的模范, 有如一群英格兰的梅鸠里①。因为现在“希望”在空中端坐, 用许多大小不同的冠冕把一把宝剑从剑柄到剑尖完全遮起了, 那些冠冕是许给哈利和他的属下的②。法国人得到了这极可怕备战的情报, 战慄恐慌, 想用怯懦的